

金秋最美是吾乡

编者按：

金秋时节，西府大地风光旖旎。秦岭山脉万山红遍，红枫大道层林尽染，千年古道美如画卷，山城水都更令人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正是人们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呼朋引伴出游踏秋的最佳时节，让我们跟随这组笔墨，解锁宝鸡周边假日出游好去处吧——

黄柏塬 色彩斑斓迷人眼

◎张继芳

黄柏塬地处秦岭深山，位于太白县南部，距县城两小时左右的车程。从太白县城去黄柏塬，沿途鸟相与鸣、野草侵道，蓝天白云，绿意流淌。仰望苍穹，看山美丽如锦，我想唯有这满目的斑斓才配得上这样的秋日。有风轻轻地动着，一切便在风里生动起来，水声在耳边流过。多日不闻的虫鸣声再次响起……弯曲的

小路清幽静谧，草木就这样肆意地长着，散发出自己独有的气味。一些愿意在秋日里留恋山水的人，此刻一定会掩藏不住内心的欢喜，眼眸里荡漾几许笑意。路边的小花，黄的、紫的；清瘦、野性，散漫在山坡上下。树上长着些不知名的野果，红豆般大小，仿佛女子的玲珑之心。这晶莹剔透的颜色是否会染红满身相思？坡上的桦树皮在微风中如红烛一样飞舞，像有谁把它做成了动情的诗笺。散落在山谷的落叶松笔直挺拔，疏淡泛黄，还有那些银杏，叶子金黄，使人心灵顿生豁亮。这些草木，近看突兀生长，相互缠绕，像拥抱着几世的缠绵，不离不弃；远看苍劲浓郁，叶光盈盈，又像是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从逼仄的空隙里长出来，如一团盛开的火，与山之高奇伟形成一幅饱含秋韵的画卷。

秋天是叶落的季节，你看这满山的树叶在一阵微风里悄然落下，带着生命的沧桑和成熟，不紧不慢，不悲不喜，像是看淡了生命的来去一样。脚下的台阶上，铺满了凌乱的叶子，红的黄的糅在一起，踩上去松软踏实。繁华落地，却也无萧索之意。碎石铺就的小路，两旁翠竹掩映。几只鸟儿在头顶飞过，空气中留下啾啾，婉转欢快。光阴易逝，我无法一一细数这里的美景与风韵，但这里的秋色不是寻常那般热烈，而是循序渐进，阶梯变化的。这里的颜色绚丽多彩，富有生机。以绿、黄、红、橙为主，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巍峨雄壮的秦岭山脉在红叶的装点下，中和了过于冷峻的气息，变得分外温柔。

黄柏塬的秋色是风姿绰约的，是沧桑傲然的，是如梦如幻的，更是美不胜收的！从每一个角度看，风光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感受都是不同的。黄柏塬的秋，是流动的色彩，是移动的画布，是天籁的诗歌。无论是亘古的红叶，还是凝重的斑斓，都是一种天然的美，每一处风景都饱含着一段永久的故事，那是我们永远读不懂的凄美，或英雄的赞歌。

红枫大道 层林尽染秋意浓

◎王卉

告别了聒噪的蝉鸣与蛙叫，秋天在一场绵绵细雨中来到了我们身旁。没了夏季那般酷暑难耐，此刻的它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展示自己讨人喜欢的一面，而我也喜欢在天高云淡、凉爽宜人的秋季，远行郊外，亲近五彩斑斓的秋之大自然。

从市区福临堡往硤石镇六川河方向行进，红枫大道正骄傲地展示着它最绚烂的美景。大道两旁的红枫浓妆艳抹，成了这一季的主角。我曾经是随骑行的驴友来过这里的，那时经过这里，满眼葱绿，并不觉得出奇。路旁那两排枫树像接受检阅的仪仗队，个个昂头挺胸，它们茂盛的枝头，为汗流浹背的我们带来一片阴凉。朋友显然与它们更为相熟，热情地介绍着它们一年来的成长，眼中分明闪烁出了期待与欣喜，我也备受感染，期待着能在秋季与它们美丽相遇。

我想起了与红枫大道的邂逅，无奈几场大大小小的秋雨接连不断，与友人的相约屡次泡汤。我知道，红枫大道已经开始变装，它召唤着我们，而我们也怕错过它最美的季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我们不再等待，索性迎着雨去赴一场“约会”。雨滴滴答答地落在树叶上、马路上、雨伞上，

为我们洗刷了一切。山区的空气果然与城里不同，那么清新，那么湿润。

当眼前出现一片火红，我们一行停下车子，在大道上撑起了一朵朵伞花。那一张张火红的枫叶亮闪闪的，远远地就向我们招着手。它们似乎又长高了，我在树下仰着脖子望，巴掌大的红叶在枝头摇曳不停，数也数不清，以至于我看不清雨落在上面发出的声音。一片片红叶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我从未见过如此鲜艳的火红色，便掏出手机想拍下这比晚霞还要绚烂的红色。可是，任凭我怎么调试，屏幕中的团团火红或深或浅，还是不如亲眼所见来得鲜亮。

雨中的红枫像熊熊燃烧着一般，展示着厚积薄发的力量，路旁的泥土上层叠地落着棕褐色的枯叶，我并不觉得它们已走向生命的尽头。看着一片片火

红的、橘黄的枫叶打着旋落下，变成了泥土的营养，回报着曾经给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反而感到了它们蓬勃的生机。这生机不同于春寒料峭中的缩手缩脚，此刻的它们勇气十足，定要不辜负这一季的盛情，给大地留下最绚烂的记忆，也酝酿着下一个辉煌的到来。我的心中，响起了一曲曼妙的旋律，心情是那么的舒畅、那么的欢喜。



老爷岭

千年古道忆繁华

◎李拴伍

穿越老爷岭，是我与同事谋划的愿景。

老爷岭，距凤翔城区近三十公里，凤翔人叫北山，泛指自西向东、曲折绵延而过的凤翔北部山岭，是凤翔的北部屏障，也是凤翔海拔最高之地。从地理意义上讲是陕甘两省、陇东黄土高原与关中渭河平原的分界岭，也是雍凉古道（凤翔至甘肃）丝绸之路必经地。

老爷岭古时是军事要隘，有“得老爷岭得半个关中”的说法。从唐代开始，雍凉古道就是凤翔通往甘肃平凉、宁夏固原的官道，它还是一条商贾之路、文化传播之路。自明清以来，商旅西来驮运皮毛、青盐、药材等货品，来到凤翔，换取棉花、土布、白酒及杂货后，再运到平凉和陇东一带销售。可宋朝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北上，再加上战争原因，古道慢慢从繁华走向衰落。

那天，秋高气爽，天气宜人，我们从山脚下的张店村经枣子河爬上老爷岭（中岭）那条古道时，正好是上午九时。站在古道，微风送爽，空气清新，四周青山绿树，身心一下子敞亮了许多。古道之宽能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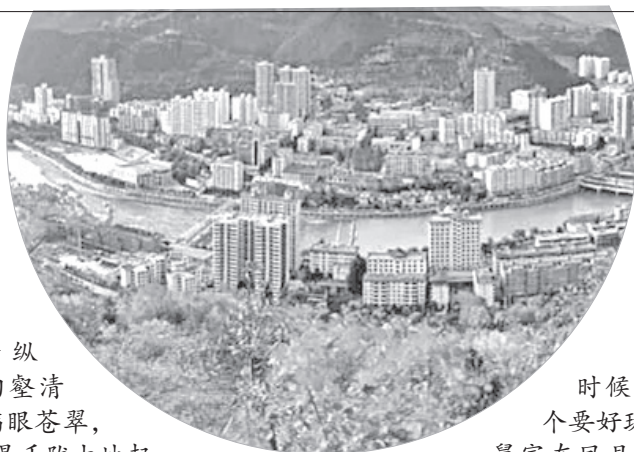
一车，沙石路面，尽显沧桑。道两旁，松树、洋槐浓密茂盛。南望，祖脉秦岭，高耸的山峰隐约在云雾之中显现，遥远而神秘，头顶蓝天湛湛、白云悠悠，更加高远。再看，宝汉高速也镶嵌在飘忽的云雾中，千阳段那座高架桥若隐若现，像在水墨画中。

一路行进，回忆尽是故事。祖辈、父辈们曾踏着这条古道，寻求生存密码。小时候，我跟随大人也在这条道上爬滚，去老爷岭打山桃、拔野韭菜、挖柴胡黄芩等药材。那山、那水、那人和那情早已镌刻在记忆深处。如果思绪前移，我想，古道定不失繁华，士卒百姓，学子商贾，官宦仕人，在马蹄声声，迎往春夏秋冬，商贸交易，游走四方。上世纪80年代，甘肃灵台、涇川等地游客从此道来凤翔支援三夏，与老陕同结友谊。

三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老爷岭，登上了凤翔高地，再南望，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心中似乎有了把酒临风的豪情。初秋的老爷岭，山体经过夏日的炙烤、秋雨的滋养，显得稳重而大气、威武而有灵性。站在峰顶放眼，

山岭纵横，沟壑清晰，满眼苍翠，西望是千陇大地起伏的绵绵山峦，北望，目之所及是麟游、灵台逶迤跌宕的壮美画卷，大自然总是大气布局，如此的壮美。

十多年前，一直是林场守护站。如今，护林站前移，但房舍齐好，行人可随时歇脚避雨。从老爷岭向北有一段下行的土路，穿梭于绿树之中，路和小溪像淘气的小孩，一会儿亲密相绕，一会儿斗气远离，我们步履铿锵，有时碎步急走，有时大步缓行，饶有兴趣地前进着。一路画卷般的平畴田野，成了吸引我们前行的动力。在近两个小时的不间断行走后，我们来到了酒房镇，一个雍凉古道上的重镇，深山中曾经飘逸着醉人的酒香，有“核桃之乡”“药材之乡”之美誉。坐于酒房镇，眺望来时之路，我们历时近七个小时，徒步七十多里路，完成了从凤翔到麟游的地理穿越，一次时空穿越，思绪纵横千年，而历经千年风雨，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老爷岭，是那样的宁静安详。



凤县

山城水都醉游人

◎杨舟平

初到凤县，我发现凤县人无论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和汉中都接近，比如关中人则以面食为主，凤县人则更多喜欢吃米饭，凤县口音与关中方言一听就有区别，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一次来凤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碗热米皮和菜豆腐。

凤县的秋季层林尽染，让人沉醉。2008年秋日我去了一趟凤县，发现沿路整洁、风景美丽多了，有点“百里画廊”的感觉。路况也好了许多，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到处可见“大秦岭的会客厅——凤县”字样。果然名不虚传，这“客厅”布置得大气、精致、美观、干净。当晚，我们观看了“亚洲第一高”的喷泉表演及五彩斑斓的县城夜景，感觉很震撼。街道人山人海，和五六年以前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之后又几次来凤县，沿途所见、县城建设、景区景致可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凤县变得越来越让人留恋了。今年七月下

旬，应凤县文联邀请，利用双休日两天时间，我参加了三秦艺术家走进凤县采风写生活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凤县旅游显然没有了昔日的繁荣，疫情前，每逢节假日来凤县旅游一床难求，满街都是人，现如今，人流减少了一半还不止，但“大秦岭会客厅”的主人们热情却不减。此次活动日程丰富，安排得满满当当，艺术家们兴趣盎然，一路欢声笑语，好不惬意。

此次凤县之行，凤县官方做了热情周到的安排，参观地点诸如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中国工合运动纪念馆等都是精心挑选，可大写特写。说来也巧，今年宝鸡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以及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在宝鸡市举办了宝鸡文化旅游形象代言人选拔活动，女儿也报名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女儿有幸进入“12强”复赛，成为凤县文旅形象代言人。我打电话祝贺女儿，并对女儿说：“好好给凤县文旅代言，凤县值得推介！”